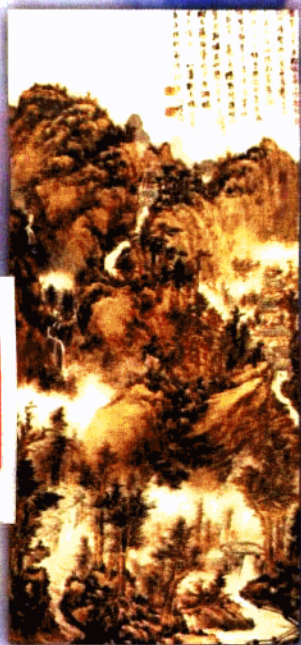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

王克俭 主编

71

汤显祖戏曲选

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25

丁

本书编委会

主 编:王克俭

副 主 编:邓先明

编写人员: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
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
张惠 张金方 邓先明 王克俭

策 划: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目 录

汤显祖小传	(1)
《牡丹亭》(节选)	(4)
《牡丹亭》赏析	(108)

汤显祖小传

汤显祖，字义仍，号海若、若士，晚年号茧翁，别署清远道人，江西临川人。

明嘉靖二十九年(1550年)，汤显祖出生于世代书香的“诗礼之家”。5岁入家塾读书，天资颖悟，过目不忘。12岁时能属对赋诗，14岁补县诸生，21岁时考上江西省第8名举人。

万历五年(1577年)，28岁的汤显祖入京会试。权相张居正慕其才名，吩咐其子结交汤显祖，遭到拒绝。汤遂因触忤权贵，名落孙山，并屡试不第。直到张居正死后第二年，汤显祖才得中进士，这年他已34岁了。结果又因不肯依附当时的宰相张四维和申时行，只得到南京太常寺博士这一闲职。

万历十八年(1589年),汤显祖升任南京礼部主事。一年后,因上《论辅臣科臣疏》,猛烈抨击朝政,被贬为天涯海角的岭南徐闻(今雷州半岛)典史。三年后迁浙江遂昌知县。任职期间,他力劝耕读,压抑豪强,驱除虎患,除夕允许囚徒与家人团聚,元宵纵囚观灯,深得百姓爱戴。当时,朝纲废弛,捐税重重,大批宦官作为朝廷专使到全国各地以开矿为名敲榨勒索。汤显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明王朝的腐败,深感无法实现抱负,便于万历二十六年(1598年)毅然辞官,告归乡里。晚年的汤显祖因精神苦闷,深受佛家影响,滋长了消极出世思想,一再表示要弃绝人间一切欲望,还打算去庐山隐居。万历四十四年(1614年)郁郁病卒,终年67岁。

汤显祖生活的时代,朝政腐败之极。内外交困,危机四伏,“国势如溃瓜,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”(《去伪集》卷五《答孙月峰》)。许多对现实不满而又有见地的士人,力图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,反对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封建礼教,兴起了以泰州人王艮为首的“左派王学”——泰州学派。汤显祖早年曾从学于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,深受“左派王学”的影响;又与思想豁达、气盖一世,以禅学名义反程朱理学的达观(紫柏)和尚是莫逆之交。汤显祖最敬佩的则是晚明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李贽。在他们的影响下,汤显祖成为文学戏剧界反理学思潮的杰出代表。他曾公开声称:“师讲性,某讲情”、“世总有情”、“人生而有情”(注略),强调“情至”观念与封建主义性理之学的不可调和。他推崇徐渭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李贽的“童心说”,崇尚真情,认为:“文章之妙,不在步趋形似之间。自然灵气,恍惚而来,不思而至。怪怪奇奇,莫可名状,非物寻常得以合之”(《合奇序》)。他主张

“凡文以意、趣、神、色为主”（《答吕姜山》），反对按字谋声等形式主义倾向，强调内容不受声律束缚。

汤显祖少有文名，25岁即编出第一部诗文集《红泉逸草》，显露出超群智慧和才华。接着又编出诗文集《雍藻》（已佚）和《问棘邮草》，多系抒情遣愤之作。30岁前后，汤显祖开始填词度曲，创作剧本。处女作是根据唐人蒋防传奇《霍小玉传》编写的《紫箫记》，与友人合作，且未完成。另外四部是：《紫钗记》、《牡丹亭》（《还魂记》）、《南柯记》、《邯郸记》，合称《临川四梦》（《玉茗堂四梦》）。

牡丹亭 (节选)

第一出 标目

【蝶恋花】〔末上〕忙处抛人闲处住，百计思量，没个为欢处。白日消磨肠断句，世间只有情难诉。玉茗堂前朝复暮，红烛迎人，俊得江山助。但是相思莫相负，牡丹亭上三生路。

【汉宫春】杜宝黄堂，生丽娘小姐，爱踏春阳。感梦书生折柳，竟为情伤。写真留记，葬梅花道院凄凉。三年上，有梦梅柳子，于此赴高唐。果尔回生定配，赴临安取试，寇起淮扬。正把杜公围困，小姐惊惶。教柳郎行探，返遭疑激恼平章。风流况，施行正苦，报中状元郎。

杜丽娘梦写丹青记，陈教授说下梨花枪。

柳秀才偷载回生女，杜平章刁打状元郎。

第二出 言怀

【真珠帘】〔生上〕河东旧族，柳氏名门最。论星宿连张带鬼。几叶到寒儒，受雨打风吹。漫说书中能富贵，颜如玉和黄金那里？贫薄把人灰，且养就这浩然之气。

【鹧鸪天】刮尽鲸鲵背上霜，寒儒偏喜住炎方。凭依造化三分福，绍接诗书一脉香。能凿壁，会悬梁，偷天妙手

绣文章。必须取得蟾宫桂，始信人间玉斧长。小生姓柳，名梦梅，表字春卿。原系唐朝柳州司马柳宗元之后，留家岭南。父亲朝散之职，母亲县君之封。〔叹介〕所恨俺自小孤单，生事艰难。喜的是今日成人长大，二十过头；志慧聪明，三场得手。只恨未遭时势，不免饥寒。赖有始祖柳州公带下郭橐驼，柳州衙舍，栽接花果。橐驼遗下一个晚孙，也跟随我广州种树，相依过活。虽然如此，不是男儿结果之场。每日情思昏昏，忽然半月之前，做下一梦。梦到一园，梅花树下，立着个美人。不长不短，如送如迎。说道：柳生，柳生，遇俺方有姻缘之分，发迹之期。因此改名梦梅，春卿为字。正是：梦短梦长俱是梦，年来年去是何年？

【九回肠】〔解三鞭〕虽则俺改名换字，俏魂儿未卜先知。定佳期盼煞蟾宫桂，柳梦梅不卖查梨。还则怕嫦娥妒色花颓气，等的俺梅子酸心柳皱眉，浑如醉。〔三学士〕无萤凿遍了邻家壁，甚东墙不许人窥！有一日春光暗度黄金柳，雪意冲开了白玉梅。〔急三抢〕那时节走马在章台内，丝儿翠，笼定个百花魁。

虽然这般说，有个朋友韩子才，是韩昌黎之后，寄居赵他王台。他虽是香火秀才，却有些谈吐，不免随喜一会。

〔唱〕门前梅柳烂春晖，梦见君王觉后疑。

〔唱〕心似百花开未得，托身须上万年枝。

第三出 训女

【满庭芳】〔外扮杜太守上〕西蜀名儒，南安太守，几番廊庙

江湖。紫袍金带，功业未全无。华发不堪回首，意抽簪万里桥西。还只怕君恩未许，五马欲踟蹰。

一生名宦守南安，莫作寻常太守看。到来只饮官中水，归去惟看屋外山。自家南安太守杜宝，表字子充。乃唐朝杜子美之后，流落巴蜀，年过五旬。想廿岁登科，三年出守。清名惠政，播在人间。内有夫人甄氏，乃魏朝甄皇后嫡派。此家峨嵋山，见世出贤德夫人。单生小女，才貌端妍，唤名丽娘，未许婚配。看起自来淑女，无不知书。今日政有余闲，不免请出夫人，商议此事。正是：中郎学富单传女，伯道官贫更少儿。

【绕池游】〔老旦上〕甄妃洛浦，嫡派来西蜀，封大郡南安杜母。

〔见介〕〔外〕老拜名邦无甚德，〔老旦〕妾沾封诰有何功？

〔外〕春来闺阁闲多少，〔老旦〕也长向花阴课女工。

〔外〕女工一事，想女儿精巧过人。看来古今贤淑，多晓诗书。他日嫁一书生，不枉了谈吐相称。你意下如何？

〔老旦〕但凭尊意。

【前腔】〔贴持酒台随旦上〕娇莺欲语，眼见春如许，寸草心怎报的春光一二？

〔见介〕爹娘万福！〔外〕孩儿，后面捧着酒肴，是何主意？〔旦跪介〕今日春光明媚，爹娘宽坐后堂。女孩儿敢进三爵之觞，少致千春之祝。〔外笑介〕生受你！

【玉山颓】〔旦进酒介〕爹娘万福，女孩儿无限欢娱。坐黄堂百岁春光，进美酒一家天禄。祝萱花椿树，虽则是子生迟暮，守得见这蟠桃熟。〔合〕且提壶花间竹下，长引着凤凰雏。

〔外〕春香，酌小姐一杯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吾家杜甫，为漂零老愧妻孥。〔泪介〕夫人，我比子美公公更可怜也！他还有念老夫诗句男儿，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。〔老旦〕相公休焦，倘若招得好女婿，与儿子一般。〔外笑介〕可一般呢？〔老旦〕做门楣古语，为甚的这叨叨絮絮，才到的中年路。〔合前〕

〔外〕女孩儿，把台盏收去。〔旦下介〕〔外〕叫春香，俺问你：小姐终日绣房，有何生活？〔贴〕绣房中则是绣。〔外〕绣的许多？〔贴〕绣了打绵。〔外〕甚么绵？〔贴〕睡眠。〔外〕好哩，好哩，夫人，你才说长向花阴课女工，却纵容女孩儿闲眠，是何家教！叫女孩儿。〔旦上〕爹爹有何分付？〔外〕适问春香，你白日眠睡，是何道理？假如刺绣余闲，有架上图书，可以寓目。他日到人家，知书知礼，父母光辉。这都是你娘亲失教也。

【玉胞肚】〔外〕宦囊清苦，也不管诗书误儒。你好些时做客为儿，有一日把家当户。是为爹的疏散不儿拘，道的个为娘是女模。

【前腔】〔老旦〕眼前儿女，俺为娘心苏体劬。娇养他掌上明珠，出落的人中美玉。儿呵，爹三分说话你自心模，难道八字梳头做目呼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黄堂父母，倚娇痴惯习如愚。刚打的鞦韆画图，闲绣着鸳鸯绣谱。从今后茶余饭饱破工夫，玉镜台前摘架书。

〔老旦〕虽然如此，要个女先生讲解才好。〔外〕不能勾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后堂公所，请先生则是黄门腐儒。〔老旦〕女儿呵，怎念道的孔子诗书，但略识周公礼数。〔合〕不枉了银娘玉姐只做个纺砖儿，谢女班姬女校书。

〔外〕请先生不难，则要好生馆待。

【尾声】〔外〕说与你夫人爱女休禽犊，馆明师茶饭须清楚，你看俺治国齐家也则是数卷书。

往年何事乞西宾？主领春风只在君。

伯道暮年无嗣子，女中谁是卫夫人？

第五出 延师

【浣溪沙】〔外引贴扮门子，丑扮皂隶同上〕山色好，讼庭稀。朝看飞鸟暮飞回，印床花落帘垂地。

杜母高风不可攀，甘棠游憩在南安。虽然为政多阴德，尚少阶前玉树兰。我杜宝出守此间，只有夫人一女，寻个老儒教训他。昨日府学开送一名廪生陈最良，年可六旬，从来饱学。一来可以教授小女，二来可以陪伴老夫。今日放了衙参，分付安排礼酒。叫门子伺候。〔众应介〕

【前腔】〔末儒巾蓝衫上〕须抖擞，要拳奇。衣冠欠整老而衰，养浩然分庭还抗礼。

〔丑禀介〕陈斋长到门。〔外〕就请衙内相见。〔丑唱门介〕南安府学生员进。〔下〕〔末跪，起，揖又跪介〕生员陈最良禀拜。〔拜介〕讲学开书院，〔外〕崇儒引席珍。

〔末〕献酬樽俎列，〔外〕宾主位班陈。叫左右，陈斋长在此清谈，着门役散衙，家丁伺候。〔众应下〕〔净扮家童上〕〔外〕久闻先生饱学。敢问尊年有几，祖上可也习儒？〔末〕客套。

【锁南枝】〔末〕将耳顺，望古稀，儒冠误人霜鬓丝。〔外〕近来？〔末〕君子要知医，悬壶旧家世。〔外〕原来世医，还有他长？〔末〕凡杂作，可试为。但诸家，略通的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这等，一发有用。闻名久，识面初，果然大邦生大儒。〔末〕不敢。〔外〕有女颇知书，先生长训诂。〔末〕当得，则怕做不得小姐之师。〔外〕那女学士，你做的班大姑。今日选良辰，叫他拜师傅。〔外〕院子，敲云板，请小姐出来。【前腔】〔旦引贴上〕添眉翠，摇佩珠，绣屏中生成士女图。莲步鲤庭趋，儒门旧家数。〔贴〕先生来了，怎好？〔旦〕少不得去。丫头，那贤达女，都是些古镜模。你便略知书，也做好奴仆②。

〔净报介〕小姐到。〔见介〕〔外〕我儿过来。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道”。今日吉辰，来拜了先生。〔内鼓吹介〕〔旦拜〕学逢青槐蒲柳之姿，敢烦桃李之教！〔末〕愿老恭承捧珠之爱，谬加琢玉之功。〔外〕春香丫头，向陈师父叩头。着俺伴读。〔贴叩头介〕〔末〕敢问小姐所读何书？〔外〕男女《四书》，他都成诵了，则看些经旨罢。《易经》以道阴阳，义理深奥；《书》以道政事，与妇女没相干；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，又是孤经。则《诗经》开首，便是后妃之德。四个字儿顺口，且是学生家传，习《诗》罢。其余书史尽有，则可惜他是个女儿。【前腔】〔外〕我年将半，性喜书，牙签插架三万余。〔叹介〕我伯道恐无儿，中郎有谁付？先生，他要看的书尽有。有不臻的所在，打丫头。〔贴〕哎哟！〔外〕冠儿下，他做个女秘书。小梅香，要防护。

〔末〕谨领。〔外〕春香伴小姐进衙，我陪先生酒去。〔旦拜介〕酒是先生饌，女为君子儒。〔下〕〔外〕请先生后花园饮酒。

〔外〕门馆无私白日闲，〔末〕百年粗粝腐儒餐。

〔外〕在家弄玉惟娇女，〔合〕花里寻师到杏坛。

第六出 怅眺

【番卜算】〔丑扮韩秀才上〕家世大唐年，寄籍潮阳县。越王台上海连天，可是鹏程便？

榕树梢头访古台，下看甲子海门开。越王歌舞今何在？时有鸬鹚飞去来。自家韩子才。俺公公唐朝韩退之，为上了《破佛骨表》，贬落潮州。一出门，蓝关雪阻，马不能前。先祖心里暗暗道，第一程采头罢了。正苦中间，忽然有个湘子侄儿，乃下八洞神仙，蓝缕相见。俺退之公公一发心里不快，呵融冻笔，题一首诗在蓝关草驿之上。末二句单指着湘子说道：“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瘞江边。”湘子袖了这诗，长笑一声，腾空而去。果然后来退之公公潮州瘁死，举目无亲，那湘子恰在云端看见，想起前诗，按下云头，收其骨殖。到得衙中，四顾无人，单单只有湘子原妻一个在衙。四目相视，把湘子一点凡心顿起。当时生下一支，留在水潮，传了宗祀。小生乃其嫡派苗裔也。因乱流来广城，官府念是先贤之后，表请敕封小生为昌黎祠香火秀才，寄居赵佗王台子之上。正是：虽然乞相寒儒，却是仙风道骨。呀！早一位朋友上来。谁也？

【前腔】〔生上〕经史腹便便，昼梦人还倦。欲寻高耸看云烟，海色光平面。

〔相见介〕〔丑〕是柳春卿，甚风儿吹的老兄来？〔生〕偶尔孤游上此台。〔丑〕这台上风光尽可矣，〔生〕则无奈

登临不快哉。〔丑〕小弟此间受用也。〔生〕小弟想起来，到是不读书的人受用。〔丑〕谁？赵佗王便是。

【琐窗寒】〔生〕祖龙飞鹿走中原，尉佗呵，他倚定着摩崖半壁天。称孤道寡，是他英雄本然。白占了江山，猛起些宫殿。似吾侪读尽万卷书，可有半块土么？那半部上山河不见。

〔合〕由天，那攀今吊古也徒然，荒台古树寒烟。

〔丑〕小弟看兄气象言谈，似有无聊之叹。先祖昌黎公云：“不患无司之不明，只患文章之不精；不患无司之不公，只患经书之不通。”老兄还则怕工夫有不到处？

〔生〕这话休提。比如我公公柳宗元，与你公公韩退之，他都是饱学才子，却也时运不济。你公公错题了《佛骨表》，贬职潮阳；我公公则为在朝阳殿与王叔文丞相下棋子，惊了圣驾，直贬做柳州司马；都是边海烟瘴地方。那时两公一路而来，旅舍之中，两个挑灯细论。你公公说道：“宗元，宗元，我和你两人文章，三六九比势：我有《王泥水传》，你便有《梓人传》；我有《毛中书传》，你便有《郭駝子传》；我有《祭鳄鱼文》，你便有《捕蛇者说》。这也罢了。则我进《平淮西碑》，取奉取奉朝廷，你却又进个平淮西的雅。一篇一篇，你都放俺不过。恰如今贬窜烟方，也合着一处，岂非时乎，运乎，命乎！”韩兄，这长远的事休提了。假如俺和你论如常，难道便应这等寒落？因何俺公公造下一篇《乞巧文》，到俺二十八代玄孙，再不会乞得一些巧来？便是你公公立意做下《送穷文》，到老兄二十几辈了，还不曾送的个穷去。算来都则为时运二字所亏。〔丑〕是也。春卿兄。

【前腔】〔丑〕你费家资制买书田，怎知他卖向明时不直钱？虽

然如此，你看赵佗王当时，也有个秀才陆贾，拜为奉使中大夫到此。赵佗王多少尊重他。他归朝燕，黄金累千。那时汉高皇厌见读书之人，但有个带儒巾的，都拿来溺尿。这陆贾秀才，端然带了四方巾，深衣大摆，去见汉高皇。那高皇望见，这又是个摔尿蟹子的来了，便迎着陆贾骂道：“你老子用马上得天下，何用诗书？”那陆生有趣，不多应他，只回他一句：陛下马上取天下，能以马上治之乎？”汉高皇听了，哑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便依你说，不管甚么文字，念了与寡人听之。”陆大夫不慌不忙，袖里出一卷文字，恰是平日灯窗下纂集的《新语》一十三篇，高声奏上。那高皇才听了一篇，龙颜大喜。后来一篇一篇，都喝采称善，立封他做个关内侯。那一日好不气象！休道汉高皇，便是那两班文武，见者皆呼万岁。一言掷地，万岁喧天。〔生叹介〕则俺连篇累牍无人见。〔合前〕

〔丑〕再问春卿，在家何以为生？〔生〕寄食园公。〔丑〕依小弟说，不如干谒些须，可图前进。〔生〕你不知今人少趣哩。〔丑〕老兄可知？有个钦差识宝中郎苗老先生，到是个知趣人。今秋任满，例于香山嶼多宝寺中赛宝，那时一往何如？〔生〕领教。

应念愁中恨索居，青云器业俺全疏。

越王自指高台笑，刘项原来不读书。

第七出 閤塾

〔末上〕吟余改抹前春句，饭后寻思午晌茶。蚊上案头沿砚水，蜂穿窗眼啜瓶花。我陈最良，杜衡设帐，杜小姐

家传《毛诗》，极承老夫人管待。今日早膳已过，我且把毛注潜玩一遍。〔念介〕“关关雉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。好者，好也；逑者，求也。〔看介〕这早晚了，还不见女学生进馆，却也娇养的凶，待我敲三声云板。〔敲云板介〕春香，请小姐解书。

【绕池游】〔旦引贴捧书上〕蒙收才盟，缓步书堂下，对净几明窗潇洒。〔贴〕《昔氏贤文》，把人禁杀，恁时节则好教鹦哥唤茶。

〔见介〕〔旦〕先生万福。〔贴〕先生少怪！〔末〕凡为女子，鸡初鸣，咸宜漱栉笄，问安于父母。日出之后，各供其事。如今女学生以读书为事，须要早起。〔旦〕以后不敢了。〔贴〕知道了。今夜不睡，三更时分，请先生上书。〔末〕昨日上的《毛诗》，可温习？〔旦〕温习了，则待讲解。〔末〕你念来。〔旦念书介〕“关关雉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。〔末〕听讲：关关雉鸠，雉鸠，是个鸟；关关，鸟声也。〔贴〕怎样声儿？〔末作鸠声〕〔贴学鸠声诨介〕〔末〕此鸟性喜幽静，在河之洲。〔贴〕是了。不是昨日是前日，不是今年是去年，俺衙内关着个斑鸠儿，被小姐放去，一去去在何知州家。〔末〕胡说！这是兴。〔贴〕兴个甚的那？〔末〕兴者，起也，起那下头。窈窕淑女，是幽闲女子，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。〔贴〕为甚好好的来他？〔末〕多嘴哩。〔旦〕师父，依注解书，学生自会，但把《诗经》大意，敷演一番。

【掉角儿】〔末〕论六经《诗经》最葩，闺门内许多风雅。有指证，姜嫄产哇，不嫉妒后妃贤达。更有那咏《鸡鸣》，伤燕羽，泣江皋，思《汉广》，洗净铅华。有风有化，宜室宜家。

〔旦〕这经文偌多？〔末〕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没多些，只‘无邪’两字，付与儿家。

书讲了，春香，取文房四宝来模字。〔贴下取上〕纸笔墨砚在此。〔末〕这甚么墨？〔旦〕丫头，错拿了。这是螺子黛，画眉的。〔末〕这甚么笔？〔旦作笑介〕这便是画眉的细笔。〔末〕俺从不曾见，拿去，拿去。这是甚么纸？〔旦〕薛涛笺。〔末〕拿去，拿去！只拿那蔡伦造的来。这是甚么砚？是一个？是两个？〔旦〕鸳鸯砚。〔末〕许多眼。〔旦〕泪眼。〔末〕哭甚么子？一发换了来。〔贴背介〕好个标老儿，待换去。〔下换上〕这可好？〔末看介〕着！〔旦〕学生自会临书，春香还劳把笔。〔末〕看你临。〔旦写字介〕〔末看惊介〕我从不曾见这样好字，这甚么格？〔旦〕是卫夫人传下美女簪花之格。〔贴〕待俺写个奴婢学夫人。〔旦〕还早哩。〔贴〕先生，学生领出恭牌。〔下〕〔旦〕敢问师母尊年？〔末〕目下平头六十。〔旦〕待学生绣对鞋儿上寿，请个样儿。〔末〕生受了。依《孟子》上样儿，做个“不知足而为屨”罢了。〔旦〕还不见春香来。〔末〕要唤他么？〔末叫三度介〕〔贴上〕害淋的！〔旦作恼介〕劣丫头！那里来？〔贴笑介〕溺尿去来。原来有座大花园，花明柳绿，好耍子哩！〔末〕哎也！不攻书，花园去，待俺取荆条来。〔贴〕荆条做甚么？

【前腔】〔贴〕女郎行、那里应文科判衙？止不过识字儿书涂嫩鸦。〔起介〕〔末〕古人读书，有囊萤的，趁月亮的。〔贴〕待映月，耀蟾蜍眼花；待囊萤把虫蚁儿活支煞。〔末〕悬梁刺股呢？〔贴〕比似你悬了梁，损头发；刺了股，添疤痕；有甚光华？〔内叫卖花介〕〔贴〕小姐，你听一声声卖花，把读书